上中学的时候从电视里看到个段子，说有个人去美国旅游，想上厕所了，到处问哪有“WC”，居然没人能懂。主持人评论道，“WC”其实是厕所极其土鳖的译法，现在国外没人知道WC，就连toilet都是过时的翻译，应当用bathroom替代。说完他又摇摇头，北京奥运会要开了，我们基础设施的翻译水平还有待提高，不要在歪果友人面前丢脸呀。 屏幕外的我深以为然。 高中跟家人去美国玩儿，接受过80年代英语教育的我爸想找厕所，也是拉着人就问哪儿有WC，果然人家一愣。我纠正他是“bathroom.” 这才有人懂了。 从此我深深地认为，在国外你问人WC在哪儿，就如同在中国问：“哪里是茅坑？”是非常诡异的，是脑子不大正常的。 后来我去了温哥华念大学，意识到bathroom并不是唯一的上厕所用语，使用restroom，ladies' room, men's room, 特别是加拿大流行的washroom，都能表明你是一个正常的人类。 从此我深深地以为，国外的厕所都应该以room结尾，WC是外星人才会这样叫的吧。 再后来我去剑桥念研究生，发现英国的厕所上印着“toilet”。 嗯？这好像跟我的认知不符…… 但我依旧深深得认为，就算“toilet”可以凭借腐国人一如既往的特立独行勉强过关，WC还是大逆不道的。 再再后来，我去了欧洲玩耍。发现这里几乎每一块厕所的门牌都赫然印着“W.C”。不得不承认这两个字母的冲击是巨大的，数年来我自己构建的世界厕所观轰然倒塌。男女老少在印着“WC”门里进进出出，形容仓促，正常无比，没有一个拥有外星人的特征。 你看，真正的外星人其实是我自己呀。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，我们对世上所有事物总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认知。比如那个可能只熟悉美国厕所的电视主持人，比如听了他的话的我。 记得知乎里有个答案，大致是说许多国人心中的“国外”统共就一国家——美利坚合众国，美国统共就俩州，西边加州有橘子红酒，好莱坞大波妹，极客和华人黑帮。东边纽约盛产名人名媛大鳄大亨，还有好多钞票。然后这俩州的人民每天幸福地选择着自己的总统，享受着天朝没有的民主自由。 我们现在看来，这种一概而论的认知是非常可笑的。但在一个没有阅读，没有近距离接触的前提下，却又是极容易被大众接受的，因为它简单粗暴且暗含某种貌似正义的政治诉求。 最可怕的是，也许此时我们正在被类似可笑的认知所禁锢而不自知。 轻则天真，重则愚蠢。青蛙至死还以为世界就剩那个扁圆，这是天真，而试图说服天上的燕子相信世界就剩那个扁圆，就是愚蠢。 对这一问题唯一的解，是那句俗到不能再俗的话——“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” 能留就留，能学就学，保持学生心态，能呆久点儿就晚些回去，多看看。 自己去看看国外的月亮是扁是圆，让完全陌生的环境打碎你原来的认知，让奇葩点爆你的三观，让美好的际遇搞得你热泪盈眶，让文化的多样性告诉你你原先学来的，读来的，别人教的，都是放屁。 不为求得“真理”，只为不再居一隅而自认真理在握。 出国留学生活的意义，就是那些豁然开朗的瞬间，当你发现拉美未必那么穷，欧洲未必那么富，美国不是江山民主一片好，大把歪国人数学比你强，厕所有100种不同的叫法，加州没有牛肉面。